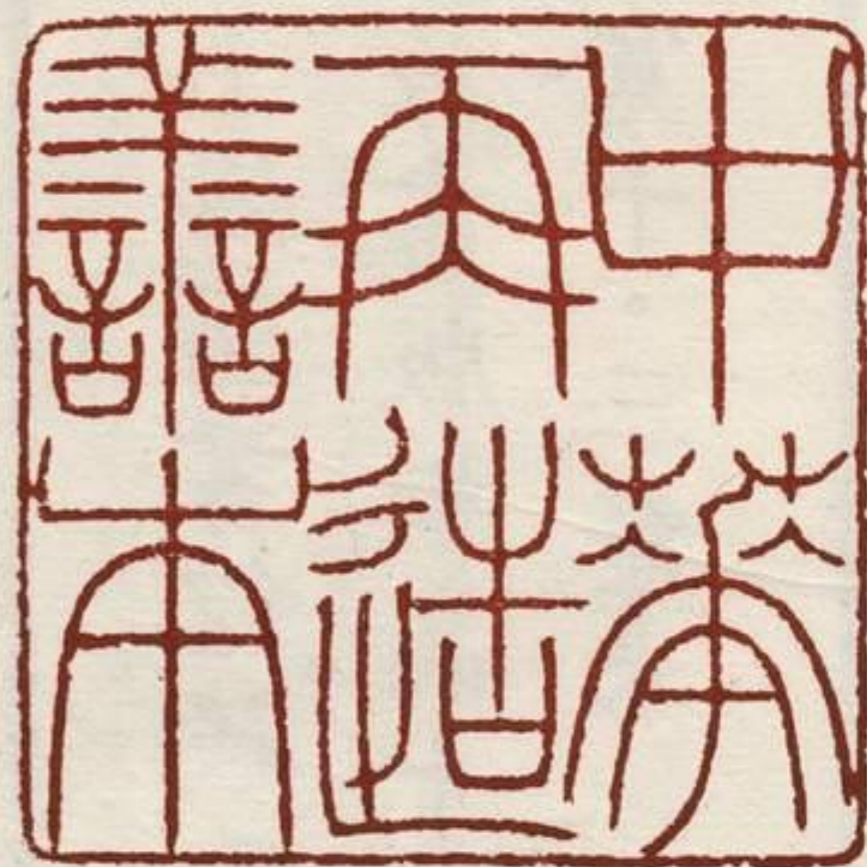


東坡先生往還尺牘

一



據上海圖書館藏元刻本影
印原書版框高十六·二釐
米寬十·三釐米



東坡先生往還尺牘卷第一

與司馬溫公



其頓首春末景仁丈自洛還伏辱教賜副以趨惟惟
刻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冗久稽裁謝練絲
強顏苟祿忝竊中所愧於左右者多矣未注瞻舉惟冀為國
自重不宣

其啓超然之作不惟不肖託附以為寵遂使東方陋州以為不
朽之美事然所以將予則過矣又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
記誦味不已輒不揆作一詩聊發笑亦彭城佳山水魚蟹作
江間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闊遠舍年非又赴任益岑
寂也

其啓謫居窮僻如在井底香不聞京洛之耗不審近日寢食何
如其以愚暗獲罪咎自已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為恨殊
深雖高風偉度非細故所能塵垢然其思之不翅芒背耳寓
君去江干無十步風濤煙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下
此幸未始有也始有寤之之憂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暗無期
臨書惘然伏乞善加調護

其頓首夏薄寒伏惟門下侍郎公侯萬福某即日蒙免罪矣
之餘寵命逾分區區尺書豈足上謝又不敢廢此小禮進退
恐慄未緣趨侍伏冀上為宗社精調寢興下情祝頌之至謹
奉啓不宣

其啓字公歲臨主黃州嘗奉短笈示後行役無定因循至
登庸特與小民同增鼓舞而已亦不敢上問想識此音
與范蜀公

其頓首日望旌旗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肖世故

堅卧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頹弊雖非落落
可指之功其於 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比日履茲寒凝

台候何如未由瞻奉伏冀萬萬為國自重不宣

其啓碌碌無補又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必中 人地
公議未厭豈可久女非遠當乞一郡以自効或得過謁少聞
誨語又幸也始者切意丈丈絕意軒冕然當強到闕一見
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乖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幸也冗中
不盡區區

其啓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信天
下今日尤當勉強暫起以慰 二聖之望幡然復起以安無
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真可以為後世法矣官守所繫
不獲躬詣謹奉手啓布區區萬一

其呈恐承別紙示喻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崇眼前
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顧不敢不
對公方立仁義以為城池操詩書以為子楫則舟中之人盡
為敵國雖公成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燕坐靜室常
作是念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
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曾歎枉而况李之者
耶聊復信筆以發千里一笑而已

其再啓去歲附張生書謂其的而不達何也某願小罪矣世所
鄙遠而丈丈獨賜收錄欲令撰先府君墓碑至為榮幸復何
可否之問而不肖平生不作墓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
有先戒也反復計慮愧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
五體書謹為子孫之藏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
者皇恐之至一

其簡首李成伯長官到辱書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使居已成

池圃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乎某凡百粗遣春夏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為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為笑平生所得毀譽如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惘惘下涼萬萬為時自重不宣

甚矣今晚或得報子豐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不可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共痛惜而况姻戚之厚悲惋可量丈文高年罹此苦毒有識憂懸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忍情割愛不為朝廷下為子孫親友自重

十功溥父欲謁生省觀其恨不向往曉解臨書自悽愴不一其營近者子豐携長子承務見過見其風骨秀整聞向一二者益奇死生壽夭皆常事惟有後可以少慰丈夫意可以此自遣也

與蘇子容

甚頓首違去左右已逾周歲矣懷仰之心惟日深劇比來伏計機務多暇台候勝常向聞登擢常附故事少致區區想獲聞徹未由趨侍伏望為國保重不宣

甚頓首廣陵令姪出所賜教勞問備至感戴無量兼聞比來台候勝常以慰下情其欲徑往毗陵而河水未通留家儀真輕舟獨行耳未即伏謁門下豈勝馳仰乍熱伏冀為人自重謹奉手啓不宣

與劉貢父

甚啟及不奉書直是懶惰耳更無可藉口蒙問所以然但有愧悚厚薄之說既無有公榮之比亦不然老兄吾所畏者公榮何足道哉人心真不可放縱閑散既久毛髮許事便自不堪欲寫此書久矣可笑可笑兄被命還史局其慰物論然此事當專以相付乃為當耳示諭三宿戀戀人情之常誰能免者然吏民之去公尤難耳何日遂行惟萬萬以時自重謹奉啓

其啓尚聞真父離曹州遞中附問必已轉達即日不審起居何如聞罷史局佐天府衆人爲公不平某以爲文字議論是非予奪難與人合其於世事南司辭舍其佳浮沉簿書間未必不佳也至於進退毀譽固無足言者真父聰明洞達况更練世故豈待言者耶但區區之心不能不云尔其蒙庇無恙但秋來水患僅免爲魚而明年之憂方未可測或教別乞郡脫去又恐遺患後人爲識者所譏已附詔使奏牘乞以石甃城脚周廻一丈其甚大且艱但成則百餘年利也此去又須晝夜勞苦半年乃成後丐一宮觀漸謀歸田耳窮蹇迂拙所值如此柰何柰何何時面言以散蘊結乍寒惟萬萬自稟不宣甚啓示及回文小闕律度精緻不失雍容欲和殆不可及已授歌者矣王寺丞信有所得亦頗傳下至術有詩贈之寫呈爲一笑老弟亦稍知此而子由尤爲留意淡於嗜好行之有常

此其所得也吾儕於此事不患不得其訣又得而不曉但患守之不堅而賊之者未淨盡耳如何子由已赴南都十六日行矣其殷近辱教并和王仲素詩讀之欣然有得也久不裁謝爲愧多矣向時令押綱人候信者附書信不審達否即日起居佳勝詩格愈奇古可令今子錄示數十首不備家恩粗遣水退城全暫獲息有然來歲之憂方未可量雖知議閉曹村口然不敢便恃其不來有一事須至干清聽去歲曾壁畫作石岸用錢二萬九千五百餘貫夫一萬五百餘人糧七千八百餘碩於十月內申詔使仍乞於十二月已前畫旨乃可幹辦在寡人匠計置物料正月初下手四五月間可了雖費用稍廣然可保萬全百年之利也今已涉春杳未聞耗計日月已迫必難辦集又聞有旨下淮南京東起夫往潭州其勢必無鄰郡人夫可以見及

前來本乞下南京沂宿等州差夫八千人并木州差夫二千五百人共役一月可畢

以此知前歲石岸文字必不遂矣今別相度裁減作木岸工
費僅減一半用夫六千七百餘人仍差二千五百餘人糧四千
三百餘碩錢一萬四千餘貫雖非經久必安之策然亦足以
支持歲月待河流之復道也若此策又不行則吾州之憂亦
未可量矣今寄奏檢一本奉呈呈員父與令姪仲馮力言之
此事必在戶房可以出力萬一不當手亦在仲馮力借一言
此事決不可緩若更下所屬相度往反取旨則無及矣况所
乞止伯餘紙祠部其餘本州皆已有備若作而不當徐行遣
官吏亦未晚惟便得指揮閏月初便可下手為佳某
功水利者乎職事所迫不得不尔每自笑也若朝廷選得一
健吏善興利除害者見代一郡之幸也然不敢自乞嫌於避
事小言輕不足以取信惟念一城生聚必不忍棄為魚鼈也
僕於朝中誰為可訴者惟真父相愛必能為致力仍乞為調
其可否詳錄付去人回不勝日夜望之未緣會面萬萬以時
自重人行奉啓不宣

與曹子宣

其發流落江湖晚獲叨遇惟公照知如一日也孤愚寡與日親
高誼謂得承久不謂尚煩演翰之寄違關以來思仰日深特
辱書教伏承履茲初涼台候萬福欣慰之極 二聖思治求
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順時為國自愛不宣
其啓日欲作塔記未嘗忘也而別後紛紛實無少暇既請寬限
而自違之慙悚無地數日來方免得詳定役法自此庶有少
閑得應命也屢煩誨諭知罪深矣
其啟上黨鴈門出一草藥名長松治大風氣味芳烈亦可作湯
常服近歲河東人多以為餉若不甚難致乞為求一斤許仍
恕造次

其拜啓張倅指其父應之名各者歐陽文忠公之交也文行清修有古人風而仕不遂損亦守家法令子弟也與之父故幸得在左右想蒙顧盼適有少冗而張行速不盡區區非父別奉狀不宣

其啓涉暑疲病又闕上問曲蒙存錄遠賜手教感怍深至比日鎮無多暇起居清勝某託庇粗如直舍塊處游從稀少西望旌祭臨書悵悵伏暑尚熾伏惟順序保練少慰下情不宣

其蒙庇如昨幸與子開同省孤拙當有依賴幸甚其袞袞過日無毫髮之補甚不自安又未敢乞郡何時款奉少盡所懷臨書悵悵寄惠長松榛實天花菜皆珍異之品捧當感怍

其啓辱教伏承台候萬福爲慰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卽爲詞頭所迫率常以半夜乃息五更復起實未有餘力乞限一月所敢食言有如河願公一笑而恕之旦夕當

邂逅而別

其啓昨日又辱寵顧感幸殊深仍審台候康勝爲慰塔記重承來諭敢不稟命承借發願文幸得敬閱人還迫夜奉謝不宣其啓昨日辱台旆臨顧不及拜迎方欲裁謝不敏遽枉手教感悚無地且審比日起居佳勝啓行有日終當卜一邂逅續馳閱次人還草草不宣

其再啓退辱示諭讀之汗流浹背非所以全庇不肖也塔記如河之誓豈敢復渝惟深察之

其深欲往會屬以約數相知在淨因矣不罪不罪後旬更不敢有所如謹俟命耳來日必獲望見併留面謝悚息悚息

其再啓自公之西有識日望詔還豈獨契愛之末邊落寧肅公豈父外哉示諭塔記父不馳納愧悚之極乞少寬之秋涼下筆也親家柳子良宣德赴潞幕獲庇知幸知幸謹奉手啓冗

迫不盡區區

某本不敢通問特承不鄙廢放手書存問乃敢裁謝萬一塔記
久草下因循未曾附上今不敢復寄異時萬一北歸或可錄
呈為一笑也旦夕離南郡西望悵然言不能盡意

與劉仲馮

某啟早秋微涼伏惟機務多暇台候萬福高才盛德進貳西府
有識共慶豈惟區區契舊之末未緣伏謁門下但有馳仰伏
冀順時為國保練不宣

某拜違甚感衰病疲曳書問不繼况貧深矣到揚數病在在出輒
困於迎送猶幸感得未熟心公私省力可以少安皆德庇所逮也
某啟近奉賜教疑予過重感怍不已比日機務多暇台候勝常
甚蒙庇如昨未緣接待但有馳仰乍暄伏冀為國自重謹奉
手啟不宣

某再啟將官杜宗輔訥於言詞而治軍嚴整有足觀者趨闕參
見幸略賜問當備馳使也

某啟近將官赴闕附狀不審已開覽否比日獲茲溽暑台候何
似某蒙庇粗遣民雖饑乏盜竊衰止若旦夕得一麥熟遂大
稔矣未緣瞻望伏冀為國自重不宣

某近奏云箭社事必已降下旦夕又當奏乞修軍營頌瀆朝聽
悚息待罪利害且狀中此不綴陳鄰近諸路皆時有北賊小
小不申報者尤多民甚患之惟定武一路絕無者以有弓箭
社人故也近承指揮開禁山事此正是本司舉察方欲從長
酌中處置奏聞次走馬者聞之遂以為已見耳此弊所從來
遠矣起稅為求業者已數百家若驟以法繩治起遣其人搔
擾失業有足慮者自某到任後斫伐開耕者四五次玩不依
法編管前此皆置而不問縱有本縣寨解到亦平治小了耳

其人開耕已成業者見其作壁畫且又回申次

與范純父

其謂居瘴鄉惟盡絕欲念為万全之良藥公久知之不在多囑也子由極安常安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納長子邁自宜與弟兩旁來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其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許下子由長子遲者官滿來筠省觀亦不久到恐要知六郎婦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聞公自疾尚未平幸勿過服涼藥暗坐瞑目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秘荷意重丹霞觀張天師遺蹟儻有良藥異士乎令子不及別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喪忽已祥除哀哉奈何諸子想已之官其孫婦甚長成旦夕到此矣

與王荆公

其處某游明下久矣然未嘗得如此行朝夕聞所未聞慰幸之極已別張仰不可言經宿伏惟公候康勝不敢重上謁伏冀順時為國自重不宣

某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抚教誨恩愛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儀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入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以逃於左右獨其行義脩飾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某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習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以一二數也才難之歎古矣共之如觀時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佗無所望也秋氣自佳微恙頗已失去不伏冀自重不宣

東坡先生往還尺牘卷第一

東坡先生往還尺牘卷第二

與滕達道

某啓別來忽復中夏永日杜門思仰無窮比來起居何如張奉議來稍獲聞問其慰所望府第已成雄冠荆楚足使來者想見公之風度無緣一寓目但有企想乍熱惟冀順時爲國自重因揚道士行奉啓上問不宣

某啓冗迫不時上狀伏想台候勝常其蒙庇如昨未還老哲與論缺然更冀順時自重區區二不宣

某啓此去見有方藥可以起公之微疾者專爲訪之如所諭也四月中所報及却罷之由未聞其實到都下當馳白也

某啓乍冷共惟台候万福近因還使拜狀必達其蒙庇如昨廢放離又憂畏不衰見且杜門以全衰拙諸不煩垂念何時展

奉臨紙苑結尚冀以時自重少慰區區二奉啓上問不宣

某啓入春來連日雨今日忽晴快所居江山爽秀悵然懷公不知頗作樂否近得安道及張郎書其安健子由想已過矣青州資深相見極懽今日赴其盛會也閑恐要知

某啓孟震亨之朝散與之黃州故人相得極懽今致仕在部下且乞照管其人真君子也

某啓僕買田陽羨管管告 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君當扁舟過我醉甚書不成字

某啓日前蒙惠建茗甚荷醉中裁謝不及愧悚之劇登州見闕不敢不往遠接人到便行會合邈未有期不免悵惘舍弟召命蓋虛傳耳君實恩禮既異責望又重不易其舊有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是卒稱司馬特此將安歸造物不我捨今日



見報中憲言右揆不當見在告必知之京東有幹幸示喻
其致尊使辱示手書且審比日台候康勝甚慰下情其蒙庇如
昨但旬日來親客數人相過又李公擇在此不免往還紛二
裁謝少稽諒未深訝未緣展奉惟幾順時為國自重謹奉手
啓上問不宣

其再啓蜀僧遂獲大字以歸不肖增重矣感作之至蕭相樓詩
固見之子由又說樓之雄傑稱公之風烈記文固頭掛各豈
復以鄙拙為解但得罪以來未嘗敢作文字經藏記皆如語
想醞釀無由故敢出之若此文當更俟年載間為之如何仲
殊氣訣必得其詳許傳授莫大之賜也此道人又欲游庐山
不知有行明未若蒙作一見過又望外之喜也數年來竟衰
不免回嚮此道矣不一

其特舊眷輒復少懇本州倅子孟承欲震老成佳士有一子應武

幸未有幸主欲出門下輒納其家狀幸許其進特為收錄孟
倅以未嘗拜見不敢便上狀其子頗有孝行更乞詳酌累有
干瀆悚息不可言不一

其晚生蒙公不鄙去游又令出字似涉僭易願公自命却示及
作字說乃寵幸也

其再拜自承哀夜日欲拜疏以不審知從者所至以故至今日
月如昨忽復但暑伏惟追慕摧切觸物增慟奈何奈何即日
伏料孝履支福明公全聲望隱然未柄用坐鎮一方猶足以
扶持人心公茲退歸有識所共嘆而孤拙無狀尤為失巨庇
也唯冀節哀自重少慰區區謹奉手啓上問不次

其啓專使至辱手誨伏承起居佳勝大慰馳仰其受命已一月
甚欲速去而遠接人未至船亦未足督之矣向雖有十日之
約勢不可往愧負無限區區之幸頃亦試之矣竟無絲毫之

補復此強顏歸於無成徒為紛二益可愧也心之伊鬱非面

莫能道想識此意唯方二為之自重人還奉啓上謝不宣

某再拜承示喻盛字見耘老云改作達道不知尚未定耶欲令

重設此朋友之事某於公為晚輩豈敢當此然公有命不敢

違當徐思之先以書布聞左右然後敢作說也惶恐

二二

某啓又不奉狀愧仰日深辱專人手書具審比來台候勝常感

慰兼集自聞公得吳與日望一見於中途而所至以賤累不

安遲留就醫竟失一嬰兒又老境所迫歸計茫然故所至求

田間舍然卒无成十四日決當離此真州更不敢住恐真守

堅留當住一日不知公猶能少留以須一見否死罪二二若

到揚聞公尤在亦須當輕舟往見也若又失此期則遂遠別

矣慚涼惟順時為國自重人還謹奉狀布謝不宣

某啓孟生還領書教并賜大字二墨喜出望外從遊不厭而不

得公大字以為闕典故輒見意始望數字耳豈敢覬許大卷

平張君又有假虎之說每不敢當公若不嫌有何不可比日

台候何如李嬰長官乞告改葬過府欲求防護數人乞不阻

乍暄方乞為國自重冗中不宣

某啓專人復來承已過信陽跋涉風雨從者勞矣比日起居何

如某比謂公有境上之約必由黃陂遂徑來此拙於籌量遂

失一見愧恨可知然所言者豈有他哉徒欲望見顏色以慰

區二且欲勸公屏黜浮幻厚自輔養而已想必深照此誠人

還念二不宣

某啓近專人還奉狀必達比日台候何如連月陰雨旅懷索寞

望德馳情如何可言尚冀保練以慰微願因子孟生行少奉區

區不宣

某啓示喻宜甫夢遇於傳有无其聞見不廣何足取正然冷暖

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為証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
異論意謂途中必一見得參扣更不果此意衆生纏繞愛賊
故為飢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淨便不復食
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
強使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為旦暮以
仕不仕為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為勝解則與異論
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啓而已不罪

其啓少懇干聞不罪二其好携具野飲欲問公求朱紅累子
兩車二十四隔者極為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具為賜亦不
淺也有便望頌示悚息

其啓知前事尚未已言既非實毀當別白但目前紛二衆所共
嘆也然平生孝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正煩理遺耳
若緣此得暫休逸乃公之雅意也黃當路過往不絕語言人
事人情難免不若稱病不見為良計一年不知出此今始行
之耳西事得其詳乎魚廢棄未忘為國家慮也的信可示其
略否不能盡區二

其啓承專人借示李成十幅圖遂得縱觀幸甚二且暫借留
今李用者用公所教法試摹看只恐多累筆耳此本真奇絕
須當愛護也月十日後當於徐守外借人資納次其閑廢无
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恐了得論語書易舍弟已了却
春秋詩魚拙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眼目无
憾也又往二自笑不會取快活真是措大餘業聞令子手筆
甚高見其字類見其人超然者也

其再啓東武今歲蝗災尤甚而官更多方繩以微文蠲放絕少
自到任不住有人戶告訴既非檢覆之時已奏乞解量減放
仍已申聞去訖或更得明公一言尤幸也新法隊伍已團結

次然有州縣不得干預之說自古豈有郡守而不得管兵者
其位不便未可以一二數也咫尺無緣一見以尽所懷昨日
得舍弟書王殿丞又恐却赴任果尔則辭命又未可知也窮
蹇圖事無過而不齟齬好笑

其啓新法將及所管兵更不差出而本州武衛差在巡檢者千
餘人若抽還則威勇忠果之類必填不足已中安撫司去乞
為論列也

其啓前者使還醉中裁謝極於散慢至今恐愧不審比日台候
何似某已被命實獎借之素已奏候遠接人計不過七月中
下旬行伏恐知之士論望公入覲又未聞何也想亦不遠无
由面別瞻望悵悵溽暑方熾萬冀順時為國自重不宣

其本作此書託一同人帶去既而其人却留滯淮南近復帶還
豈勝慚悚今復附上前疏貴察其非懈怠也忽然秋尽起居

何以向承示喻斤斧鄙詞非見愛之深豈能尔邪向示自有
一本云且闕尊前見在身恐閑知之東方有幹乞示下

其啓遠遠已久瞻仰日深即履履疑互台候何如某孤拙无狀
得在麾下蓋天幸也但門庭咫尺無緣馳候豈勝悵然唯冀
上為廟社益加重謹奉啓上謝不宣

其再拜舍弟仰玷辟書荷恩至深不唯所託附以為光寵又兄
弟又別得少相近私喜殊深但未知可決得否渠朝中更無
人可與問逐明公冷之少為留意當不難得也又違左右所
懷千萬非書所能尽也

其啓近因使還奉狀必達比日想惟軒旆已達太原鎮撫之餘
起居佳勝某此月出都今已達泗上淮山昭眼漸聞吳歌楚
語此樂公當見羨也吳中有幹幸不外方暑千方為肘自重
其啓輒有少事奉白向在密州有都巡檢王述禁班者以諭監

躰量致仕不得蔭子述乃慶曆名將王仲室之孫咸之子咸為鹽賊李小二所殺述不肯發喪手擒此賊剗心祭其父乃肯成服僕具以此奏其略云忠孝臣子之大節踰濫武夫之小過捨小錄大先王之政也先帝為特官其子璋二有武幹慷慨有父風而頗畏法今聞其在公部內巡鹽料未有人知之願公呼來與語若果可采望特與提技剪拂異日必亦一快辣將官也想知道我之深不罪造次

其慰言不意禍故奄及聞閣聞問怛然悲惋不已竊惟恩義之重哀痛難堪日月如昨榮易茲望追慟无及觸物增感奈何奈何未由躬詣平問臨紙哽塞謹奉疏陳慰謹疏

其驚聞郡封傾逝悲愴无量恨不躬往慰問但以至理寬譬左右也平日孝道執觀真妄正為今日但當審察本心无為客塵幻垢所汚况公望中外今者人物雕喪耆老殆尽切願

自愛若復纏綿留恋不即一刀兩段乃是世俗常態非所望於傑人也願三復此語而已餘非面能尽

某以館伴比使半月比出方聞公有閨中之戚慰問後時本欲別作令子昆仲慰疏素君行速作書未及惟千万節哀以慰親意也相次別奉狀

其修道冗稍踈上問愧仰增極切想下車以來靜治多暇有以自適即日獲茲酷暑公候何似其忝冒過分非提獎有素何以及此明公舊德傳望尚在服輿論未允伏冀以時倍加保齋以慰區區不宣

其去歲所買田已早損一半更十日不雨則已矣竒窮所向如此可笑可笑老遠去此意豈可忘老病惟憐得公厚顧翹然增氣也

其後專使至辱手誨累幅伏讀感慰所喜比來起居康勝不足

云也其凡百如常杜門謝客已旬日矣承見教益務閑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書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終日无一語一事則其中自有至樂殆不可名此法奇秘惟不肖與公共之不可廣也畫本亦可摹為省事故亦納去耳今却付來使不罪只畫謾附去及至後齋居四十九日亦无所行運聊自反照而已願公深自愛養區區難尽言想識此意也

其近張寔如家寄貺四靈今又拜賜虫知不違條然屢為煩費已不惶矣酒味極佳此間不可髣髴也

其啓所示文字輒以意裁減其冗別錄一本因公之成又稍加節略尔不知如何漕司根鞫摺撫微瑣於公尤為便也緣此

聖主皎然知公无過矣非特不足鄙乃可喜也但靜以待命如乞養疾之類亦恐不宜荷異眷不敢不尺璋師羅漢堂

記俟試思量仍作伽語莫不妨不自然廢人之文璋未必喜之如何

其啓公忠義皎然天日共照又舊德重望奉勳當為此法不宜以小事紛然自辨若如来喻引罪而乞寬司僚於義其善卑意如此

其啓近數奉狀一一聞達比日切惟鎮莊多暇台候万福某蒙庇粗遣但躡次驟進如必爭之地非以安計但脫去无由公必念之蒙惠地黃煎扶衰之要藥若續寄尤幸

其再啓瀛州之命既以先諄為辭想當易地耶所云抗已除元素計必聞之矣佳夢豈特公愛我之深發於想念尔批示黨人其堪一笑而已子由除戶侍方欲辭免也聞恐知之孔經甫外制在將軍夕拜張仲幸待制皆恐要知廣大格豈敢望李憨子耶然亦有一長從來不敢使倖及賴耳想當一笑寄

惠也黃煎感服厚念

其到黃彼聞公初五日便發由信陽路赴闕然數日如有所失也欲便歸黃州又兩雪間作向僧房中明窗下擁數塊熟炭讀前漢書及太子傳替深愛之反復數過知班孟堅非庸人也乃感數中而公書適至意思豁然稍晴暖當陽羅江上放舟還黃也

其發近日人還奉狀以達雪後寒苦伏想起居住勝歲後行展奉何時旅懷索然但有傾系尚異為時自重別膺新祉其再拜見戒不為外境所奪佩此至言何時忘乎王經臣者觀其語論微似馳騖然其言未足全信也所傳小詞為偽託者察之然自此亦不可不密也回文比來其奇嘗恨其主不稱若歸吾人真可喜可謂得其所哉亦須出也元素若果來一段奇事當預以書約之今携俊生來一變足矣冗迫又不上

狀伏想台候勝常其蒙庇如昨未還老哲輿珍缺然更異順時為國自重

其啓部民董遷薦李能文下筆不凡非復世俗氣勻如請見願加獎勵遂成就之其兄復係李道昇居不與俗交其文亦秀近可觀皆公所欲知者故敢以聞近因親情王承務行託附書信必達其衰病短才任用過量論議疎闊所向難合日俟汰遺而已辱知之厚故粗及之

其啓疊蒙遣人賜書愛厚甚感怍不已比日覆茲新涼台候勝常深慰下情喪子之戚尋已忘之矣此身如電泡况其餘乎聞今日度江恨不飛去風逆不敢渡又與一人期於真州有少急切之幹度非十九日不可離真早發莫可見公以二十日行猶可越上官日也不知能少留否若得略見喜幸不可言也餘莫為時自重

其啓示喻夏中微恙即日想全清快近聞元素開閣放出四人
此最衛生之妙策其一姓郭者見在野夫処元素欲醒而野
夫方醉尔頌示二小團皆新奇蘇合酒亦佳絕每蒙輒惠慙
感可量今日見報蒲傳正般出天壽院何耶張夢得嘗見之
佳士

東坡先生往還尺牘卷之二



新刊東坡先生往還尺牘卷第三

與李公擇

某頓首知治行審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豈是慳
尔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豈儕為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
淡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財之欲何窮之
有每加節檢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俗且出於不得已
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尤宜此策也一笑

某啓不復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
鐵心石腸侍公何乃尔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
義填骨髓真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
与不交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尔出於相好之

篤而已然朋友之義事務規課輒以狂言廣兄之意尔兄雖
懷於堦於時遇事有可尊王澤氏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
付与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說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諾病也
某啓近領羊教極慰想念比日起居何如秋色佳哉想有以樂
人生唯寒食重九慎不虛擲四時之美无如此節者矣寄示
妙藥方韜並已領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
所用狀如羊脂而頗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
物也若誠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為問習南海物者料公亦
不又有別命如未冬間又得一见孤旅之幸不冷方方自攝
某啓杜門謝客甚安適氣術又近得其簡妙者早來此面傳不
可獨不死也子由无恙十月喪其小女三歲矣爨有此戚固
難為情須能自解尔所諭曹光州親情与卑意會已作甚問
子由次第必成也亮膝納少許去然終未知其實不知所諭

果然不負猶賴不曾經服食也效劉十五賦作回文善且薩蠻四首寄去為一笑不知公曾見劉十五詞否劉造此樣見寄今失之矣得渠消息不覺老必時得善景在徐樂乎

某啓累獲來教佩服至意比日起居住勝雪髮作足慰勸耕之懷昨日瓶到送惠木奴人瓊華已作三百疋縮看矣新歲不復奉觴唯祝晚途遇合使退耕窮士与民物並受其賜也寒苦万万自重方可之亡不惟痛其令德不壽又哀其極貧後事索然而子由塔其少子頗有及我之累所幸其子賢而文久遠却不復憂唯目下不可不助他尔

某已過滿蘇明之來近聞明之已除臺直果尔替期未可决也雪上主人如不厭客當去叨聒聞已幸姚掾非老兄風義誰肯至此孤寒未訥之士也哉聞往來者奉談不容口足為交游之慶重妙堂記并詩各告求數本向時莘老屢寄然皆墨

淡不光生只令指揮如法打道場何山時復一游否某雖未得即替然更得於西湖過一秋亦自是好事景色如此去將安往但有著袈裟飯處得住且住也但恨舍弟相遠然亦頗得信亦甚好恐知

某頓首某忝命官出推借知幸知幸始者深欲一到吳四緣舍弟在濟南須一往見之然後赴任濟南路由清河而冬深即當凍合須急去乃可行遂不得一去別所懷千万非書所能盡也

某再拜孝叔丈向有徑山之約今已不遂无緣一別且乞致意陳令幸有書聚云相以去奉謁相聚必致東萊所之茶与柑橙而君地生焉可各致少許為贐若要瓜蠶到任後當寄獻

兩兩李君行時不及奉書且兼醉後揮抹殊鮮札懷二
某已到揚州此行天幸既得李端叔与老兄又途中与完夫正

仲巨源相會所至輒作教劇飲笑樂人生如此有幾未知它日能復繼此否下尔睽違臨紙於邑

某頓首又不得來誨亦稍愛懸料公必不暇尔近領手教果尔劫二殊不及為郡之樂比日起若佳勝否貴眷各无恙且喜九郎壯健勝佳日深可慶某輒有一孫体甚碩重决可以扶犁荷鋤想公亦為我喜也八月十二生名楚老六郎不見應幸得失如何萬往南京為舍弟此月十一日嫁一女与文与可子呼去幹事憲局尋常小事何為乃尔紛三想不常如此也某再拜舍弟得信无恙但因議公事為一倅所怒日夜欲傾之念脫去未能尔子由拙直之性懇深知之非公孰能見容者然实无它尔而人或不亮牢落如此為一農夫而不可得宜復有意与人爭乎亦不足言聊可一笑而已 子由近為棲賢僧作僧堂記讀之凜然竟崩崖飛瀑逼人寒冽也

某啓春夏多苦瘧瘧亦目因此杜門省事而博者遂云病其者至云已死實无甚志今已頗健然猶發謝客想博者復云云以為公憂故詳之鄭公虽已逾八旬然耆舊彫喪想當為國悽愴公擇幸老進用皆可喜然亦彙征之漸殆恐未尔知首料臺閣殊不暇果尔其可喜元素若能力止其行極佳亦當走書道此也所要新詩实无一字小詞墨竹之類皆不復措思惟於飽食甘寢中得少三昧一笑一笑文編一閱洒然自失濯喧埃而起衰思也

某再拜示論養生之法虫壯年好訪問此術更何所得然比年流落瘴地若无它疾以亦得其力尔大約安心調氣節食少欲思過半矣餘不足言某見在東坡作陂種稻勞苦之中亦自有樂事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桑有百餘本身耕妻蚕聊以卒歲也

其啓翅風數日爲左右滯留而孤旅蒙幸多矣但以多別得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爲戚也比日伏惟起居佳勝小舟阻風浪驚室此依又費照遣矣古鐵納上餘万万善愛不宣

與錢穆父

甚前日辱書及次公至頗開動止之詳懸沉无量微疾想雨不忌口所致果尔幸深戒之某亦病寒嗽逾月不除衰老有病難愈豈復如昔時耶永和採菊詞次公處幸見之未由會合千万順候自重忽二奉啓

甚最辱書伏承比來尊体安佳甚慰所望毒暑不可過使客紛紛紛然殆不能堪數日以熱毒發瘡數處且告謁休養以備坤成終日之勞也奉羨清閑獨无此福惠奈既豐且精除寄与子由外不敢妄以飲客如來教也然細思之子由既作臺官亦不合与契薛能所謂願有詩情尔呵呵公又外乃口還當在

日夕掃榻奉候矣不宣

甚啓多日不上問辱書感慰之至比日起居甚佳微疾已痊復新詩妙曲得於敲榜間欣承嘉惠也輒復一篇惟不示人爲望雅奏已行遣因毀所集也知之文來全少事時後開樽湖上但少佳客尔未由會集千万以時保衛不宣

甚啓長至祝頌之意則深矣不敢上狀懼煩回矣口辱手簡其荷知照比日起居佳勝河間之命料必難辭日全來音少慰久闕未間万乞爲国自重不宣

甚啓久以便客紛二不奉書愧仰不可言辱手教具密台候勝常愛子樵負天喪想深痛割惟深照浮幻一洗无益之悲至望云去其近得家報王郎子立暴卒於秦符爲之數日悲慟在口才寫此也此公受知於公想亦爲之悽涼子由遠使歸來聞之煩惱可知子立只一女子竟无兒可傷二二冗中來

使告迴不一

其啓兩日合候何如知藥力已行必遂輕安飲食不減否何日可出告令即寫一二示下不宣

其啓辱示雜篇古人所謂味无窮而炙愈出者不肖何敢庶幾平然二五日間當試和謝也入夜布啓草略不宣

永錄示元之詩舊與曾見之今得公親書其喜公跋尾詩詞如此豈敢掛名其間所惠示江瑤極鮮庶得大嚼甚快北方書問幾絕况有苞直見及乎昨日忽得兩壺謹分其一不罪微况

其再拜小子不及奉書昨日与揚次公書有少事託面白必達春夏之交米價必大長可畏公必有以待之幸預以教我數郡皆閉糶大為杭兩江東尤為害也屢移不報錄得其榜已削去依條災傷免力勝民甚惶恐知抗蘇不佳已督之矣

今日得憲檄亦以閩盜恐軼至衢陸為戒度亦未遽尔也惟浙西數郡水潦既甚而七月二十一二三三日大雨暴風裁至掃尽災傷既不減去歲而常平之備已空此憂在僕与中主事有當面議不可以尺書尽者爰以此意招之絕不蒙留意云又初方過浙西雖子功旦夕到然此大事得聚議乃濟數舍之勞譬如來一看朝亦自佳事試告公以此意勸之勿云僕言也如何如何吾儕作事十分周備僅可免過小有不至議者應不見置也米方稍平更一月必貴日夜望中王來放脚手采得千餘石相次漕司爭采軍糧及上供必大翔湧其地合行遣事未易一一遽言願公因會度可言即言之幸甚幸甚此事某已兩削矣諸公未必喜然度无不行下之理其家令子寄示五賦幸甚且為矩範也後季又預高等矣近本州文字數百人來陳狀以習賦者多乞發解各立分數已為

削去矣。開知之小兒差遣家留意已近中間之矣。非久得報
即与白也。悚息。悚息。

邁拙而愿既備門下人又日夕左右想夢提誨如子姪不在區
區干禱也。下到穎不能无少冗速遣此人未能及意令子相
見都下不款曲計今已赴任矣。

新刻特家道惠不勝珍感竹萌亦佳。取筍薑蒜心與輟相詞
清水煮熟用薑葱煎自然汁及酒二物等入少鹽漸二款洒
之過熱可食不敢独味此請依法作与老嫂共之。呵呵。

蒙仲過此以意欲省觀不敢禁留甚愧聞試得其佳且夕馳賀
也。兩小兒本令閑看場屋今日榜出皆捷新李妨占解各可
愧也。

甚啓示諭麗使裁減事既不出航何用借買許多什物已令本
州一一依做裁定矣。幸甚幸甚。僂式指定事即未敢擅減知
之稍暇別奉狀不罪。

甚啓。匿屏伏蚤之句所不到也。欽羨欽羨。

甚啓。多日不接奉思企之深。伏計台候日就康復欲往見恐倦
接客之批示數字。姓文必得力也。新詩想多看不一。

子功數日不相見者中殊岑寂也。公何日可出乎。

某近蒙回教令記新齋。然必不堪用。然亦當試行思也。曾于告
典。令郭縱支使孟易一京削恐新年求者必多。略乞記錄。令
子必已到温秀老成真遠器也。兀迫不尺區。

甚啓。多日不接奉思。企不可言。屏數字承起居佳。勝浴會不得
暇。赴蓋除夜有婚會兩日紛也。嘉篇幸蒙錄示。慈人淚眼
之句讀之。惘然公達者何用。父尔戒。嘉節且一笑爲樂。區
區之祝也。

甚啓。前日辱簡以妻妾皆病不即答。悚息。悚息。陰雨起居何似。

寄穎叔詩和得納去與公歎尺胡越何論穎叔也可數三二

其一章未允方再上也不一

其啟伏承蒞事之初虫稍勞神而吏民欣抃實為盛事无由詣賀但有企渴辱簡早審起居佳勝餘俟八日廷中可談

其啟辱示承起居佳勝熙帥郵意亦欲餞之公用二日即當起赴元日殿門外更議之也惠貺山芋柑梨感刻之至忽二布謝不謹

其啟伏暑伏想起居康勝老婦病稍加某亦自傷暑殊无聊逐日謂告免詞事也一詩謾呈電掃庭訟屢長詩筒亦數年來故事也可一如草不謹

其啟昨日遠勤從者卓三就別慨悵不已使至又辱手海仍以高篇籠行讀之增恨捨也欲和答又客如織當伏前路惠茶已戒兒曹別職之矣非良辰佳客不輕毀也今子昆仲持楨

遠出感作不已所欲言非可以筆墨既想已自擊自餘惟若時自愛而已不宣

其啟知盛會早散能過家庖者兼夜話不忽二不罪其啟辱簡承起居佳勝所約敢不如教絕早到門惟少設食了兩碑也醪餞用二十四謹諾

東坡先生往還尺牘卷第三

新刊東坡先生往還尺牘卷第四



與王鞏定國

某啓自到黃州即屬羸年人日伺丹馭消耗忽領手教頓解憂慚
仍審比者躬氣清強且能自適至慰知未決東西計其迂直
嶮易相去不懸絕而得一見乃是不肖大幸不識果安從某
寓一僧舍隨僧蔬食其自幸也感恩念死之外灰心杜口不
曾看謁人所云出入蓋往村寺沐浴及尋溪傍谷釣魚採藥
聊以自娛耳

某啓罪大責輕得此甚幸未嘗戚也但知識數十人緣我得罪
而定國爲其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闊每念至此覺心
肺間便有湯火芒刺今得來教既不見弃絕而能以道自遺
無絲髮帶芥然後知定國爲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頽

白髮廁賓客之末也甚幸甚幸恐從者不由此過故專人致
區區惟願定國深自愛重仍以戒我者自戒而已臨書悵
不知此人到江猶及見仙舟否忽二不宣

某啓揚州有侍其太保者嘗於瘴地十餘年比歸面色紅潤無
一點瘴氣只是用摩脚心法耳此法定國自己行之更請加
工不廢每日飲少酒調節飲食常令胃氣壯健安道較朱砂
某在湖州服數兩甚覺有益到彼可以服子由昨來陳相別
面色殊清潤目光炯然夜中行氣膺腰間隆二如雷聲其所
行持亦五輩所常論者但此君有志節能力行耳粉白黛綠
者便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以道眼看破此外又有一
事須少儉嗇輕用錢物一是遠地恐一闕之不繼二是災難
中節用自貶亦消厄長福之一端所懷千萬書不能盡一二也
某啓賓州必薄有瘴氣非有道者處之安能心旌恭健以俟否

亨耶定國必不以流落為戚戚僕不復憂此但恐風情不節
或能使膝理虛怯以感外邪此語甚善而情到願君深思先
構付屬之重痛自愛身晉氣舊既勤於道引服食今宜倍加
功不知有的便可留桂府否

其效君本無罪為僕所累亦非必必漸移善地也僕甚願每
居處食物皆不惡但平生不營生計賤累即至何所仰給須
至遠迹願淵原憲以度餘生命分如此亦何足憂慮在彭城
作黃樓今得黃州欲換武遂作團練皆先識因來書及之又
得一笑也子由不住得書必已出大江食口如林五女未嫁
比僕又是不易人也奈何奈何惠京法二壺感愧之至欲求
上物為信僕既索然而黃又陋甚竟无可持去好笑好笑兒
子邁亦在此不敢令拜狀恐煩瀆也承新詩甚多無緣得見
耿耿僕不復作此時復看詩而已

其作書了欲遣人至江州李奉職言定國必已從江西行必不
及矣故復寫此紙遞中發去聞得此中次第人皆言西江漸
近上水石湍激峻惡不可名大不如衡潭之善安然業已至
彼不可復回也若於臨江軍出陸乃長策也貴者不多不可
謂山溪之險而避陸行之勞也衆議如此切請子細問人毋
以不貴之軀輕犯憂患也前書所憂惟恐定國不能愛身蓄
色願常置此書於座右如君美材多文忠孝天稟但不死必
有用於時雖賢者明了不待鄙言但目前日見可欲而不動
心大是難事又尋常人失意無聊中多以聲色自遣定國奇
特之人勿襲此態相知之深不覺言語直突恐欲知耳然不
其受張公知遇至深罪廢累辱其門下獨不復擯絕否如何如
何想時得安勝貴眷在彼必安

其再拜遞中領手教知已到官無恙自勉泰然頓解憂懸又知

攝一千石風采震於殊俗一段奇事也某竊萬相遺但八月
中喪一老乳母子由到筠亦拋却一女子年十二矣悼念未
寒復聞堂兄中舍公於成都異鄉推此觸物博感奈何奈何
近頗知養生亦自覺薄有所得見者皆言其貌與往日殊別
更相閱數年索我閱風之上矣兼畫得寒林墨竹已入神品
行草尤工只是詩筆殊退也不知何故張公比得書无恙但
以厚之去婦家事无入幹頗年落子由在筠甚苦局事煩碎
深羨老兄之安逸也非父冬至已借得天慶觀道堂三間然
坐其中謝客四十九日雖不能如張公之不語然亦當闔戶
反視相當有深益也定國所寄臨江軍書父子已得二書反覆
議論及劇憂患者甚詳既以解憂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
也然所謂甚自知之亦允蹈之者願公其誦此語也杜子美
在困窮之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今見

定國每有書皆有感恩念咎之語其得詩人之本意僕雖不
肖亦嘗無幾髮鬢於此也文字與詩皆不復作近為葬老乳
母作一誌文公又求其書輒書此奉寄今日馬鋪李孝基送
君謨石刻一卷來其後有定國題字又動我相思之懷作惡
父之數日前發勾沈達過此亦云與定國熟船中會話半夜
強半是說定國近有人惠丹砂少許先殺其奇固不敢服然
其人教以養火觀其变化聊以怡神遣日實去桂不甚遠朱
砂若易致或為致數兩因寄示稍難即罷非急用也窮荒中
恐亦有二奇士當以冷眼陰求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解
化而丹材多出南荒故葛稚川乞均囑令竟化於廣州可不留
意也陳璞一月前直往筠州看子由亦粗傳要妙非以當來
此不惟有道術其與人有情義又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
術多方難得其要然以某觀之惟能淨心閉目以漸習之但

閑得百十息為益甚大尋常靜夜以脈候得百二三十至延
是百二三十息爾數為之似竟有功幸信此語使真氣雲行
軀中瘴冷安能近人也知有熟賣鵝鴨甚便此間无有但買
斫肉魚及貓鰲鴈亦足矣廩入雖不繼痛息即儉每日限用
百五十自月朔日取錢四千五百足繫作三十塊掛屋梁上
平明以畫杖子挑取一塊即藏去杖子以大竹筒別貯用不
盡者可謂矣儉然猶每日一肉蓋此間物賤故也囊中所有
可支一年以上至特別作相度日下未須慮也兒子正如所
料不肖出官非復小補也信筆亂書无復倫次不覺累幅書
到此恰一鼓室前霜月滿空想識我此懷也言不可盡推萬
萬保齋而已

○桂砂如不難得致十餘兩尤佳如費力一兩不須致也

其啓近附桂州近奉書必送還來江淮間酷暑殆非人所堪况

於嶺外乎惟道懷清曠必有以解煩釋溽者入秋以來條然
清遠計尊偃安勝僕凡百如昨不須念及子由在高安不住
得書無恙近亦有南都來者云張公及貴聚並安見報奉者
更宜省事緘口區區之至不罪不罪馬朝請過此議論脫然
必知所以待定國者展奉未可期惟萬萬自重不一

其啓馬公過此嘉便無好物寄去收拾得茶少許謾充信而已
新詩文近日必更多君學術日益如川之方增幸更著鞭多
讀史書仍手自抄為妙某自謫居以來可了得易傳九卷論
語說五卷今又下手作書傳迂拙之學聊以遺日且以為子
孫藏耳子由亦了却詩又成春秋集傳閑知之為一笑耳桂
州近中有和仲奉和詩四首不知到未且一報之

其近中領書及新詩感慰無窮得知君無恙久居蠻夷中不鬱
鬱足矣其他不足云也馬公厚行曾奉書必便達不知今者

為在何許且盤桓桂州耶為遂還任耶重九登樓霞樓望君
漣然歌千歲滿座識與不識皆懷君遂作一詞云霜降水痕
收淺碧鱗二欲見洲酒力漸消風力軟颺二破帽多情却戀
頭佳節若為酬但把清樽斷送秋万幸回頭卻是夢休二明
日黃花蝶也愁其卒章則徐州道暹堂中夜與君和詩也來
詩要我畫竹此竟安用勉為君作一紙奉寄子由其安吾儕
何嘗不禪而今乃始疑子由之禪為鬼為佛何耶用砂若果
可致為便寄示吾彙奇其聊以為閑中詭異之觀決不敢服
也張公久不得書彼必得安問乍冷万二以時自重夜坐醉
中作此書仍以君遺我墨書也不宣

其言如聞晉卿已歸都月給百千其女泣訴 聖主為惻然也
恐要知來詩愈奇欲和又不欲頻二破戒自到此惟以書史
為樂比從仕廢學少免荒廢也近於側左得荒地數十畝買

牛一具躬耕其中今歲旱米貴甚近日方得兩日夜艱麟欲
種麥雖勞苦却亦有味鄰曲相逢欣欣欲自號麀糟陂裏陶
靖節如何君教書筆法漸逼晉人五筆法亦少進耶畫不能
皆好醉後書得二二十紙中時有一紙可觀然多為人持去
於君豈復有愛但卒急書不成也今後當有醉筆嘉者聚之
以湏的信寄去也

○耕荒田詩有云象童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飽未敢期瓢飲
已可必又有云刮毛龜背一何日得成甌此句可以發万里
一笑也故以填此空紙

其後昨日適中得子由書封示定国手簡承已到江西尊躰佳
健忠信之心天日所照既遂生還晚途際遇未可量也容米
老少比舊不帶黃芎氣色否阿阿前此發書并令子由轉去
必達來教云此月五六月可到九江而子由書十一月方達今

且謾遣人不知猶及見否无緣一的為賀引領神馳惟万万
自爰速遣此人書不能盡言逆中續上問也不宣

其後今日景繁到泗州轉示十月二十三日所惠書并新詩六
首妙曲一首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牽落可知
得此佳作終日喜快帶冰解幸甚幸甚其在揚州入一文
字乞常州住得耗奏即拍微文不肯投進已別作一狀遣人
入京投下近在常州宜與買得一小莊子歲可得百餘碩似
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黃師是遺
人往南都急作此書仍和得一詩為報他未暇也新濟甚淺
凍不可行且及水到即起恐須至正初方有水也不知至時
公在宋否其若得請或附宣獻公舟尾南來不尔遂泝水至
西都出陸赴汝也然欲登却乳母好脚乃行即南都亦須住
一月入夜倦迫不盡意惟万万自重

六

其後又不奉狀辱書慰之至比日起若何如誘燭已息端居
委命其喜然所云百念成疾万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
在晚節在者甚多定國豈愧古人哉其未嘗求事但事入手
即不以大小為之在杭所楚亦何足道但无所愧恨而已過
蒙示諭歎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為當便驚人亦豈特止此而
已本州職官重華密人也能道公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命
未通尔但靜以待之勿令中途齟齬自然獲濟如国手其不
煩大段用意終局便通贏也未由會見千万保重不宣
其營前日欲附南京書來人不告而去因循至今比日起若何
如張又且喜少安且今安樂幾年慰四方士大夫心豈非如
事近日都下又一場紛二何時定乎賴離閉僻云都下近親
知多特來相看有殊倦於應接更思遠去而未能也未緣言
面千万保重不一

其啓近遣人奉書未達聞領來誨伏承起居佳勝旋得厚之書
知從者入都想已還宋矣其見報移郵老病豈堪此劇郡方
欲力辭而請越不惟適江湖之思又免過都紛紛未知允否
老境欲少女何時定乎未由言而宛結可知下暖千方保練不一
其啓人來辱書并二詩伏讀感慰仍審起居佳勝報張公卧疾
不勝憂懸急要文集不敢不付在杭二年到京數月无頃刻
暇時公屬我文集當有所刪潤雖不肖豈敢如此然公知我
之深舉世无比安敢復存形迹實欲仰副公意万一故不敢
草草鱗到頰方有少暇正欲編次而遽索去不敢不付且乞
定因一言檢閱既了仍以相付幸也千方保愛不宣

其啓別來紛紛未即奉狀兩辱手教感愧深矣且審比來起居
佳勝爲慰爲慰公失郡去國士友所嘆然自是計少安其他
无足言者某已得頰州極慰所欲但不副張公之意蓋旬日

前得子開書極來相禱方安於彼不欲移也故不敢乞聞張
公已安慶慰无量會合未可期惟千方保愛不宣

其啓自公去後事尤可駭平生親友言語往還之間動成坑窞
極紛紛也不敢復形於紙筆不過旬日自聞之矣得頰臧拙
餘年之幸也自是剗心鉗口矣此身於我稍切須是安處千
萬相信日與樂全翁游當熟講此理也某甚欲得南都而姪
女子在子開家亦有書來云子開欲之故不請想識此意

其啓數辱書一一收領亦一上狀知己遠風俗惡甚朋舊及眼
不可復惻故不欲奉書畏浮沉亦不罪不罪比日起居佳勝
公敬擬浮名一寄之天不過淮上上回文以无爲有尔然亦
未必如此但恐流俗觀望復作兩楹之說皆不足道也某所
被誇仁聖在上不明而明殊无分毫之損但憐彼二子者
遂與舒曹李定同傳尔亦不足云可默勿語也餘惟千方保

愛不宣

其嚴平生欲著一書少自表見於來世因循未成兩兒子粗有文章材性未暇督教之從來頗識長年養生妙理亦未下手三者皆大事今得汝陰無事或可成定國必賀我也言此者亦欲公從事於此尔書至此中心欣躍如有得平生相知不敢獨饗當領此意不復念餘事也

○公自此无憂患矣不須復過慮研銘到願當寄上也

其效尋書且審起居佳勝誣罔已辯有識稍慰寵示二詩讀之縱然醉翁有言窮者後工今公自將達而詩益工何也莫是作詩數篇以餉窮鬼耶喜不寐詩其欲和又礙親嫌皆可一笑也張公今雖微瘦然論古今益明不惟識慮過人定國亦可見矣人事紛二書不盡言非面稟究

其其欲赴樂全之約請南都而子開有書切戒不可又姪女亦有書云舅姑方安於彼不可奪也故不欲請承樂全乃尔見望讀之極不皇且為致此懇餘具公書矣定國云有一詩元不封示何也

○公平生不慎口好面折人別後深覺斯人極力奉擠公臨行時亦自資僕始信之可駭也

其嚴高休至辱甚憂愛矣比日起居何如書意欲一相見故鄙懷至願但不如此省事之為愈也馭瘴之術惟絕欲練氣一事本自甚晚當初不為御瘴而作也其其餘坦然无疑雞猪魚蒜遇着便喫生病老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要君實嘗云王定國瘴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遂能如此乎老人知道則不如公頑愚即過之朝夕離南都別上狀愈遠加愛不宣

其嚴別來二辰甚勞脚之厚復過疇昔良采裝繆日退而公相好

日加所未諭也又中間一書引物連類如見當世大賢意謂是封題之誤必非見與者而其後姓字則我也尤所不諭然三復其文詞韻甚美正似蘇州何充畫真雖不全似而筆墨之精可竒也謹當收藏以俟講此者而與之如何如何公行復舊官矣差遺亦必自如意可喜可喜但此去不知會合何日不能无耿耿也真贊輒作得數句如何可用即令一善寫小字入代書絹上可也張公集引厚之字說皆未作別後日紛二可厭可厭神膏方納上餘勸自愛

○張公所戒深中吾病雖甚頑很豈忍不聽願為致此意也公向令作滕達道埋銘已諾之其家作行狀送至此矣又欲作孫公神道碑皆不敢違只告密之勿令人知是某作仍勿令以潤筆見遺乃敢聞命來詩甚竒直得衝替氣力也何所故後詩未及和朝夕別遣人并致槽淮白所飲且與田某宜敢

有愛於此等然此田見元主婿賴某見有公文在浙漕處理會未見了絕當亦申都省也田在深山中去市七十里但便於親情蔣君勾當亦不知在公時蔣能如此軒否更壽之

其頓首 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小陳萬一然有所不敢首亦必深悉此意無狀坐廢衆欲置之死而 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瀆者已矣歸耕沒齒而已

其啓張公壘嗽經月未已雖飲食不退然亦微瘦數日來亦漸損想必无慮然有書宜令勸固胃氣勿服踈利藥屢屢以勸之仍勸夏秋間先多作善事齊僧施貧之類然後開眼公後日相見時亦可以此勸之旦夕遂與之別情味極不佳公得暇早來與之相聚若得此間一差遣亦非小補也留意留意其啓通中勿頌二月五日手教喜知尊候佳勝貴養言康健併

解懸情幸甚一官為貧更无可擇知生計漸有涯可喜可喜
某到此八月獨與幼子一人三庖者來凡百不失所風土不
其惡某既緣此絕奔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兒亦遂超然物外
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書中所論甚感至意不替疇昔而
加厚也幸甚幸甚子由不住得書極自適道氣有成矣餘無
足道者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歸明年築室作惠州
人矣伏暑中萬萬加愛不宣

其一味絕學無憂歸根守一乃无一可守此外皆是幻此道勿謂
渺漫信能如此日有所得更做没用處亦須作地仙但屈滯
從狗竇中過尔勿說與但欲老弟知其略尔問所欲幹實无
可上煩者必欲寄信只多寄好乾棗入參為望如无的便亦
不須差人豈可以口腹萬里勞人哉所云作書自辯者亦未
敢便尔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張十七

絕不聞消耗懷仰樂全之舊德故欲其一箴之否

某曰示教承起居佳勝子由疾少間惠藥感刻二方謹秘之五
方續寫得納上祝鮫衛子魚賢者也俊才也以為倭人蓋流
俗之誤山梁雌雉子路以餽孔子孔子知子路將不得其死
雉亦好鬪喪其生故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若此雉豈時之
罪哉其餘義盡於文初無注解馬或留意少試僕子不肯已
遣回一函商量可人意即可也李希元已付一簡與子中矣
某適與安國說飲來早略到淨因今又頭昏去否未可知早
癘將作人多不安將愛將愛

某嘗近者宗慶大故中外哀慕想同此悲痛某蒙被知遇尤增
殞滅人來領書承起居無恙某本自月初赴任今須俟殿殯
畢乃敢朝辭後會何時臨書悵恨惟萬萬自重
其啓疲曳之餘即因睡尔尋酒對菊豈復夢見君真世外人也

詩亦奇欲和而未暇使書始欲詞免又若無說然衰病極畏

此後日未可預刻至時馳問也

其啓數日陞舟駁入城適患瘡未潰坐起无聊不克修問不審
起居何如既无由往見而公又未朝觀企渴不可言當以酒
洗泥而久在告酒尽只有大小團密雲五餅雙井一餅亦為
高人无泥可洗明兩病中不尺區二

其啓甘草已如所論削去矣參四板聊致遠誠并一詩為笑雲
浪齋亦求一篇為塞上華寵厚之本欲作書適有少冗又筆
凍其致稍和暇也幸致意

其後辱教承起居佳勝昨夕黃昏徑睡五更馬上賞嘉月小事
已一笑出彊已有自完夫同行也別紙已領

東坡先生往還又牘卷第四

雨霏微不滿空畫橋船來性疾輕鴻誰知獨臥朱簷裡一
側無塵四面風坡老游寶雲寺舟中送客詩今日與我故事
相同而書于此記之至正十三年丁未崑山盧熊



新刊東坡先生往還尺牘卷第五

與黃魯直

某啓前日文潛无咎見臨則病父之聞欲率公自見過所深願也便欲作書奉屈而兩日坐處苦一瘡極痛至今未愈殊无聊賴得教并詩慰喜不已瘡兩日當元又數日可無苦諸公自可准法來問疾然欲來當先見語公擇舅作憲甚可喜因見爲道區二君實嘗言破題當以日五色莫作運啓元聖天臨兆民已餘非面莫足

某啓晁君倚騷詞細看其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也意微歲之凡人文字當務使平和至是之餘益爲旌奇蓋出於不得已也晁文奇麗似差早然不可直云尔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乃直不知以爲然否

某啓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塗相見尊候甚安即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如土風何似或云大率似長沙審尔亦不甚惡也惠州已父安之矣度黔亦无不可觀之道也聞行囊无一錢塗中頗有知義者能相濟否其魚未至此然亦近之矣水到渠成不須預慮數日來苦痔疾百藥不効遂斷肉菜五味日食以麵兩椀胡麻茯苓麩數括其戒又嚴於魯直虽未能作自誓文且日戒一日庶幾能修之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味於枯槁也文潛在宣極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溥父亦然皆可喜獨元老奄忽爲之流涕病劇父矣想非由遠謫也備絕書問難繼惟倍祝保愛不宣

某有姪婿王即名摩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爲五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二不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

為先容嘉其有奇志故為作書然舊聞其太夫人多病未易
遠去謾為一言眉人有程遵誨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
之此兩人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為親文欲往求黃魯直其
窮始未易量也

與秦少游

某書已封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可辦但須
得泉人許九瓶即牢穩可恃餘與舡不堪而許見在外邑未
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月二十五六間方可登舟並海行一
日至石排相風色難尅日尔有書託吳君程二十夫來避角
場相等但請催下未要發來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別遣人去
報也若得及見少游即大幸也今有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
書託渠轉附去料舍弟已行矣餘非面莫究

其啓近累得書教誨外孤老志節朽敗何意復接平生欽友伏
闕妙迹凜凜二有生意幸甚幸甚比日毒暑西候佳否前所聞
果的言若信然得文字後亦須得半月乃行自此徑乘艇舡
至徐關出陸不知猶及一見否亦論一范之賢不惟喜公得
婿小范且以慶吾友夢得之有子為不死也言之泪落不已
過蒙許與恐不副所期實能躬勞辱以供厥考尔令子想大
成曾寄所作來否惜一二亦佳文潛无咎得消耗不啻直云
宣義監鄂酒吳子野自五羊來云温公贈太尉曹子右揆的
否未可知也廉州若得安居取小子一房來終焉可也生知
暫寓亦何所擇果行衝冒慎重

其啓別後數辱書既冗懶且无便不一裁答愧悚之至參寥至
頗聞動止為慰然見解榜不見太虛名甚惋歎也此不足
為大虛損益但吊有司之不幸尔即日起居何如悉寥真可
人太虛所為不妄矣何時復見臨紙惘惘性萬萬自愛而已

謹奉手啓上問

諸事可問。未嘗而知。入夜困倦。書不詳悉。程文甚美。信非當世君子之所取也。僕去春不遠。尚未知後任所在。意欲東南一郡。爾得當遂相見。

其昨夜偶與客飲。酒數盞。燈下作李端叔書。又作大虛書。便睡。今日取二書覆視。端叔書猶粗較。盡而太虛書乃爾雜亂。信昨夜之醉甚也。本欲別寫。又念欲使大虛於千里之外一見我醉態而笑也。無事時寄一字。甚慰寂寥。不宣。

其啓昨晚知從者當往何山。辱示方悟。以兩轡行。悔今日不相從也。聞只今遂行。故不敢奉謁。分韻詩語益妙。得之殊喜。拙詩。今兒子錄呈。暑濕堆力。二慎。護早還。為佳。不一。

其啓別後。欲奉書。紛二。無暇。且謂即見。無所事。書而日復一日。遂以至今。疊辱手教。具聞。動止。甚慰。其宜興已得少田。至楊

附通乞。居常仍遣一姪孫子。賁錢往。且與納官。瑤館。須其還。乃行。而至今。未來計。亦无他。特其子。母難別耳。見臙丹竹。西待之。不過更三兩日。必至。必能於冬。至前。及見公也。小兒子不歷事。亦微憂。故不欲捨之前去。遲見之意。殆以為歲也。傳神。奇妙之極。蒼若思得之。當奉呈也。餘非面。不。不一。

與張文潛

其啓。久不奉書。易。奪。專人。手教。伏讀。感嘆。且審為郡。多暇。起居佳。勝。至。慰。至。慰。疾。久已掃除。但。凡。害。生者。無復有。則。真。氣。日滋。骨髓。餘。益。形。神。卓。然。復。壯。牙。二。年。之。功。也。其。清。淨。獨。居。一。年。有。半。爾。已。有。所。養。此。理。易。曉。無。疑。也。然。絕。欲。天。下。之。難。事。也。殆。似。斷。肉。今。使。人。一。生。食。菜。必。不。肯。且。斷。肉。百。日。似。易。听。也。百。日。之。後。復。展。百。日。以。及。甚。年。幾。忘。肉。矣。但。且。立。期。展。限。決。有。成。也。已。驗。之。方。思。以。奉。傳。想。識。此。意。也。蒙。遠。致。兒。子。書。

信感激不可言。予由在筠，其自適養氣存神，幾於有成。吾儕殆不如也。聞得公曾直遠，服為之悽然。此等必皆有以處之也。其見寓監司行館，下臨二江，有樓，劉夢得詩，其賦句是也。瘴癘，命薄有然，不惡與小兒，不曾病也。過甚有幹蠱之才，奉業亦少進侍其父，亦然。恐欲知之，解憂，亦會合未期。臨書，悵惘，惟力為道自重，不宣。

某啓。屏居荒服，真无一物為信。有梳櫛方杖一枚，前此土人不知以為杖也。勿謂微陋，收其遠意。尔荔枝正出林下，恣食亦一快也。羅浮曾一游，每出勞人，不如閉戶之有味也。木不輟服，无外竟坐修造，不肖累之也。愧作家有婢，能造酒，極佳。全似王晉卿家碧香，但乏可去飲者。尔羅浮有道士鄧守安，金朴野，養練有功，至行積苦，常欲濟人，深可欽愛。見敷之在此，又頗集醫藥，極有益也。曾子開、陸農師俱不免，以知默定，非智力所能避就也。小兒承問，不欲之拜狀，煩覽也。

○少游得信，否奉親必不失所。
○來兵王告者，極惠厚。方某雖流離道路，時告奉事，無少懈。又不憚方里再來，非獨走卒中無有也。願公以其之故，少優假之。置一好科坐處，當時與同來者，願成亦極小心。今來江海者，亦謹恪遠來，極不易，可念愧二。

與李端叔

某六十五矣，体之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死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二鬢髮已皓，然顏極丹，且渥，僕亦如此。尔各宜閱書，庶復相見也。兒姪在治下，頗隨教，有一書，幸送與醉中不成字不。

罪不罪

其發身書多矣無不達者然終不一答非獨衰病簡懶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无益寒温之間玷系知友然竟不免累慚負不可言比日計赴穎昌伏惟起居佳勝眷聚各安健其移永州過五羊徑度大庾至吉出陸去長沙至永荷叔靜諸人照管不其失所叔靜挈舟相送數十里大浪中作此書無它祝惟保養之外酌酒與婦飲尚勝俗侶對梅二支詩系其啓近託孫叔靜奉書遠地得達否比來尊体何如眷聚各計康勝其蒙恩服舊朕秩領真祠世間美事後有過此者乎伏惟君恩之重不可量數遙知朋友爲我喜不寐也今已到虔州即往湖間居度多在毗陵也子由聞已歸許裏燭相對非夢而何一書便乞達與餘惟自愛

○子由近得書度已至岳矣養鍊極有功可喜可喜二兒子在此甚安健不敢令拜狀黃魯直張文潛晁无咎文昂得信否文潛舊疾必已全愈乎

○朝聖者死於惠州西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得此書後幸作數字寄永逆仍取兒姪輩一書爲幸

其發身論長安君偶患臂痛不能筆其於錢昌武朝議處傳得一方云某初本施渥弄丞者因寓居京師甜水巷見一乞兒兩足拳挛捺履行渥常以飲食錢遺之凡某年不衰尋赴任數年而還復傲曩君則乞兒已不見矣一日見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風驚問之則曰遇人傳兩藥方服一劑而能行因以其方授渥以傳昌武昌武本患兩臂重痛筆不能過耳服之立効其後傳數人皆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婦

人祕之其方元只是王氏博濟方中但人不知尔博濟方誤以虎脰為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驗

其啓闊別八年豈謂復有見日漸近中原辱書尤數喜出望外比日起居住勝某已得舟決歸許如所教而長者遷捨去深以為恨具報除蠶運似亦不惡近日除自時有如人所料者則此後端叔必已信眉矣乎但老境少安餘皆不足道乍熱乃又以晴自愛不宣

其本以裘裝罄尺而子由亦以困无餘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已不可復作多動又得子由書及見教語尤切至已決歸許下矣但須至少留儀真令兒子往宜具刮別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去歲在廣州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叔靜云端叔一生坎軻晚節益牢落正賴謙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尔人生豈復

有佳味乎叔靜姻友想得其詳故輒以奉夢忝契不罪不罪其啓辱簡承起居佳勝夜讀近意調味達晨輒附小詩更蒙酬和益深感嘆朝夕就局中會語也

與趙德麟

其啓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綾居有知愧矣佛陀波利之雪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為無理也呵又酒一壺迎勞惟加鞭加鞭

○字說改多爲了納去昔時兩筆實糊合之仍用皂綬夾標記之一片醜醜仍請則後各著一穴葉

其啓近承專使手書為使者云在西洛還當取書故未答辱教字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公未即解去與俗子以處良不易然有忍乃濟願以不見不同无尺待之某到此半月无可樂者過大禮即重乞會稽尔无缘面謝幸甚章草

其啓欽服下風爲日久矣遲暮相從傾蓋如故非獨氣類自然
抑亦夙昔緣契人來辱手教得聞起居佳勝堂上康福感慰
深矣某凡百如昨又得无咎相切磨之幸德麟替後想必有
殊命万一尚未一來爲无咎交承亦佳又聞欲寄居此間可
先示諭也万万自重不宣

○惠示二詩伏讀慰抔不可言某途中及到此絕少暇止有數
首不佳又未有工夫錄去容稍積多併奉呈也今且次韻二
首爲一笑淮南夏頗熱然積久爲害疾瘳殆未有安理淪西
疲甚歲事亦未可知餘非書所能及德麟孤風超然願少賤
以忍濟爲心必亮此意此中有幹莘示及杭州買物人已回
內中所欠俞君錢此有便當先爲寄還之如遣還之可速示
免重寄也滑多得錢都正書已瑒磨兼與錢訖非久必寄來
即附上

○文廣獄漸救下可略示也李尉推恩有耗否丑遇案必已上
古人云雷霆之下恐難獨當願掛一名以今觀之此人真難
得也亦勿深推之知穎尾夏田損半秋有望否淮南東西秋
夏皆大熟亦一樂土也獄官不推死爲前勘乃是深爲不待
結案而移司者周憲也若勘作故出則指揮移司官不得不
問上下欺罔不得不令人惜擯其亦无由入文字亦有以論
之恐不濟事太息而已

其啓曾直寄書來甚安并得少双并今附納上蒙惠奇茗絕妙
因見太守爲致意爲適病在告數日未果奉書要臨淄堂記
秋涼稍暇可作也月老亦致意熱甚又多病未暇作法施堂
銘不一

其啓官游无定得友君子又復別去悵惘可量數日切想起居
佳勝到壽淮山漸有佳思懶不作詩亦无人唱和也乍遠万

萬自重不宣

與錢濟明

某啓去年海南得所寄異士太清中丹一九即時服之丹田休
休焉數日後又得迨所賚來手書今又領教誨及近詩數紙
高妙絕俗想見謫居以來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
歎可賀也及錄示訓詞誨以所不及此曹子所謂愛人以德
者敬遵用不敢忘幸甚幸甚

某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此行決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
有屋可僦可典買者否如无可居即欲往贛州舒州皆可如
聞常之東門外有裴氏見出賣宅告令一幹事人與問當若
果可居爲問其直幾何度力所及即徑往議之俟至金陵別
道人咨稟也若遂此事與公杖屨往來樂此餘年踐哀詞中
始願也張嘉父今安在想日益不止塗中聞秦少游奄忽爲
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聞曹直无死皆起而公爲獮子所
齧尚棲遲田間聖主天縱幽都畢照公豈以廢者推乃乃寬
中自愛

某啓忽聞公有墮門之戚悲恻不已賢淑令人又同憂患乍失
內助哀痛何堪人生十有九結髮偕老殆无而僅有也惟深
照痛遣勿留曾次令子哀疚難堪惟當勉爲親庭節哀摧慕
本欲作疏適旅中有少紛冗燈下倦怠不能及也千万恕察
某居住常即自與公相聚若常不可居亦須到潤與程德孺
相見公若枉駕一至金山又幸也

某啓人來領手字及二詩乃信北歸火退併獲此佳宥幸甚幸
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明練无褻備氣使如季札者
聽之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比日起居住佳勝某此去不住滯
然風水難必期又閑居難以遠涉須某到真遣人奉約與德

孺來金山乃幸也所懷未易言併俟面陳惟方方自重

其啓得來書乃知明略復官忝蒙落髮張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見忝蒙復服恨定慧欽老早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服為聞兒子追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想聞其詳乃知小人能壞其衣服尔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緣厄而愈勝也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焚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為寫於舊居亦掛劍徐君之墓也欽詩乃極佳尋本未獲有云刻舟求劍以可笑者也

某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追曉乃止困憊之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原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用人參多伏苓麥門冬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飲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

揚評事謾與一來亦佳到此諸親知所餉无一留者獨拜然作之餽切望止此而已

家有黃父畫龍拔起兩山間陰威凜然舊作郡時常以祈雨有應今夕具香燈設禱之濟明家居必不廢閔雨意可來燔一炷香否舊所藏畫今正曝涼之口今來閑看否

其幾蒙示論昨日所得過矣思无邪吾子自有老拙何為神藥希代之宝理貫幽明未敢輕議少思諦觀俟從者見臨乃面論也

妙啜見八分幸甚所問以得其端通緩頰否不倦日創見顧其啓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憂患也遠辱專使惠書且審侍奉起居康勝感慰兼集老妻奄忽遂已半年衰病豈復以此汨纏但晚景年沒亦人情不免重煩慰諭銘佩何言然公亦自有愛女之感而不知奉疏後時慙負不已出守中

山謂有緩帶之樂而邊政頽壞不堪開服頗費勤治近日外
軍襄上盜賊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熟
呻吟瘡痍遂一洗矣何時會合臨書悵又惟倍加保重以關
寄惠洞庭珍苞窮室所不識公餽將吏並載佳貺也無以為
報親書松醪一賦為信想發一笑也近得卓季隱書云公有
一癩藥方極神奇其長孫有此疾多年不痊可見傳否如許
望述中示及

其啓久不奉書蓋无便亦懶忘之故未深訝否比日起居何如
其與賤累如昔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遺教經跋尾必達也吳
江官况如何僚佐有佳士否垂虹聞已復舊信否旅寓不淹
歲復尽江上又居益可樂但終未有生事漂游无根尔兒子
明年二月赴德興人口漸少當稍息有餘无可慮會合何時
万万自愛不宣

○居常之計本已定矣為子由書來苦勸歸許以此旬月中殊未
定當俟面議所决云

○示諭孫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為多謝上元令姪行見之矣
王范二君製營當力文道人若能同濟明來會澡所望未敢
奉書且為致此意裝家宅子果如何

其啓專人遠辱存問加厚感悚无已比日郡事餘暇起居何如
某到賤所闔門省愆之外无一事也瘴鄉風土不問可知少
年或可以居老者殊畏之唯絕嗜欲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
已書之紳矣餘則信命而已近來親舊書問已絕理勢應尔
濟明獨加舊高義凜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
无期臨紙捨恨惟祝倍万保重不宣

其啓近在吳子野處領來教尚稽答謝揀息之至遠蒙差人固
佩荷契義矣而卓契順者又可苛也无以答其意與寫數紙

公可取一閱也寄惠白木極所欲得也棧格甚高想見風裁
回信惟有紫團參一板疑可以奉親故不以微抄為愧也兩
兒子曾拜見否凡百想有訓之幼子過相隨甚幹事且不廢
蒙令子惠書回荅簡率一一封內必不罪也嶺南家造酒
近得一桂香酒法釀成不減王晉卿家碧香亦請君一喜事
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錄呈勿示人千萬

與廖明略

其啓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去更此百罹非復人事置之勿汚
筆墨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向辜獨先朝露吾儕
猶可慶寧復戚二於既往哉公議敢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
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前也矧公才幸過人遠甚余欲忘世
而世不可忘晚節功各直恕不免尔老朽歸屏田里猶得見
蜂蟻之微尋已變滅真不足道區區愛仰念有以廣公之

意者初欲啓事上谷迫冗不能就惟深亮之

望主明智周行展慶衆論如此目昏不能多舊懷作而已

與陳伯修

其啓辱書承孝履如宜日月如昨查換新歲追慕摧坦愈遠无
及奈何未緣面慰伏冀哀自重謹奉啓不宣

。監官尉以阻節訴災致邑民紛紛喧訟不得不問然已州罰
訖奏知而已承諭及幸悉

其啓久不通問愧仰深矣遠辱專使手書眷意之重不減疇昔
幸甚三比日履效暑溽起居佳勝始聞出使畿甸旋又移
守解梁伯修平生厄滯得喪毫末本不足云但恨材用不展
有孤天授今茲小試已恨遲暮惟勉之一日千里副士友之
望也秋熟方二以時保重不宣

其調居粗遣筠州時得書甚安長子已授仁化公二挈家之矣

某之買地結茅為終焉之計獨未整墓示行亦當作杜門絕
念猶治少飲食欲於適口近又喪一庖婢乃悟此事亦有分
定遂不復擇脫輟連毛遇輒及之亦惠示佳茗甚感厚意然
亦安所施之扇子極妙奉養村陋凡百不能稱也佩公高義
不忘于心千里勞人以致口腹之養其非所安也

某近日其能刻心省事不獨省外事也幾於寂然无念矣所謂
詩文之類皆不復經心亦自不能指辭矣辱示清風堂石刻
幸得榮觀仍傳之好事以為美談然竟无一字少吝來貺公
見知之深必識鄙意也新居在一峯上父老云古白鶴觀基
也下臨大江見數百里間柳子厚云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
土者非茲丘也哉只此便是來坡新文也譚文之南方之湖
連祀梓也恨老小頗相權否

毛澤民高文恨知之者少公能接達之乎徐得之書信已領
當述中答謝也

新刊東坡先生往還又牘卷第五

